

第六章 研究建議

本章旨在根據研究結果提出足以用於實務現場的輔導建議。研究者將受訪者的角色區分成明星高中成績低落學生以及一般青少年，分別說明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因應方式與可提供的協助。最後，研究者分享與反思自己在研究歷程中所得到的感想，做為下一次研究的借鏡。

第一節 如何概念化明星高中成績低落學生的問題

成績低落是問題的結果而非問題本身

沈重的考試壓力在台灣的中學校園裡是很普遍的現象，也是學校教育裡佔最大份量的一環，從學業成績的起伏往往可以當成學生適應是否良好的重要指標。在本研究裡，受訪者初入 X 高中便在學習上遇到極大的困難與挑戰，也在這樣高手雲集的學校裡難以在學業上找到自己的舞台。學習困難所造成的成績低落是一種結構性的問題，就學校環境來說，X 高中在管理與教學上自由放任的風氣，若沒有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容易迷失；就他個人來說，逃到這個安全社團的小天地以後，則加重了原本低落的學習動機。

當我們把問題放在「成績」本身時，或許就會得出上述的推論，最後問題會被師長們簡化成「貪玩」與「不愛唸書」。而無解的是，若說貪玩確實有，而「不愛唸書」也是真的，但不代表他需要背著這個十字架去為高中生活下註解。若是要進入他生活的脈絡去看他在高中階段面臨的問題，那麼，所有的一切可能都只是過程，是尋找自我認同的過程，而成績低落只是問題的結果而非問題本身。

回歸主體的認定

那問題到底是什麼呢？這或許應該回歸主體的認定。師長們往往容易將焦點放在讀書上面，也擔心孩子不能在升學考試上有好的表現，但這終究不是孩子主體的擔心，所以經常是外人比他自己還著急。於是媽媽可能常常嘮叨，老師可能緊盯著功課，到最後孩子是否真正受益我想有待商榷。「功課變好」這件事師長

的期待將多過學生本身的期待。爲什麼我們不能真正的傾聽孩子，去瞭解他認爲在生活中所需要的幫助呢？一個他不認爲是問題的問題，他又能有多少動力去面對他、解決他呢？

第二節 如何與青少年相處

瞭解他的世界是溝通的開始

進入脈絡才能進入他的世界，當師長們否定那些對孩子來說重要的東西時，溝通的門將永遠無法開啓。青少年的世界裡有屬於他們的文化，也有這個年紀會在乎的東西，例如：外表、同儕間的歸屬感等，與大人們注重的學歷、職業、收入、穩定生活等是很不一樣的。雙方都沒有錯，只是立足點與時間點不同而已。以本研究受訪者爲例，一開始仍會盡力爲自己辯護，也耗費心力地去解釋社團對他的意義與重要性，然而，當彼此溝通沒有交集時，他寧願維持表面的和諧不反抗、不辯解但是也不同意。

容許混亂與不確定

在這不成熟的年紀希望他能成熟是一種不合理的期待。大人們常常希望從孩子口中得到明確的答案與堅定的承諾，例如：從 XX 時候開始我要用功唸書，我要考 XX 大學的 XX 系，以後我要做 XX 工作...等，卻經常忽略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可能今天相信這個明天又相信那個，今天立志要有一番作爲明天可能依然故我，這是因爲他們正處於一種探索的階段，任何承諾與答案都只是一種嘗試、一種尋找的過程。

本研究中的受訪者曾經在晤談中提及他希望考上 XX 大學，那裡自由的風氣應該可以讓他實踐許多理想。但在最後一次訪談中卻又表示，如果○○大學可以給他更好的學習環境，讓他發展得更好的話，他不一定要爲了排名去選擇 XX 大學。從前一個答案到後一個，中間歷經一個學期，他不斷在思考他希望在大學裡獲得的東西是什麼，在最後答案出來之前這過程必定是混亂不確定的。若是無法瞭解這一點，可能很容易會認爲他們是缺乏責任感的、是逃避問題的。

第三節 大人們能做些什麼：傾聽與陪伴

情緒與感覺需要出口

從事諮商輔導的實務工作者往往都肯定個案在敘說的過程中，已經達到情緒的宣洩以及思緒整理的效果。然而，從本研究受訪者在接受諮商的歷程中，亦可發現同樣的結果。當他的許多想法不被導師或長輩們接受時，他認為：「不是每個人都會像諮商員這樣聽他分享，所以他學會『沈默』。...當導師或家裡的人在叫他好好唸書時，通常就點點頭，不再試圖告訴他們自己的想法。」拒絕溝通似乎比溝通來得容易得多，也是很多青少年會選擇面對指責的方式。從 KK 的經驗裡發現，他並不是想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他不斷地向外尋求傾聽與認同，包括曾經也以爲導師和他一樣認為「考試好不代表成就高」，也跟媽媽、姑丈、阿姨等家人敘說自己的想法，只是當自己不被接納時，就自然地選擇「閉嘴」，如同他自己所說：「我覺得講這些話有用我就會去講，沒用自然就不會去講。」

對於受訪者來說，諮商室裡的談話環境除了是一吐怨氣的地方以外，還具有整理想法的功能。「他覺得這不只是一個讓他抒發想法的地方，而是藉由諮商員問的問題，讓他對自己一些內在的想法，但是不曾用口說出來的，然後說出來再重新做一次省思。」此外，九次的晤談裡面，每一次都是 KK 主動準時到達諮商室，也可以顯示這樣的諮商關係是 KK 在學校裡的重要支持來源之一。

只是個孩子

X 高中的學生往往讓人忘了他們「只是個孩子」。他們經常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擁有許多知識以及自己的想法，所以，許多老師總認為他們可以自生自滅。他們什麼都會，丟給他們自己去做常常都有意外的驚喜，好像也不需要老師教了。但在研究過程中，我逐漸發現，一個可以告訴你幾十種名家對愛情定義的學生卻可能不懂愛情是什麼。當我回過頭重聽初期的訪談時，與後期最大的不同在於，當談話淪爲思考的論戰時，我往往無法得知他真正的想法與感受。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接觸互動中，他逐漸拿下那層防護罩，拋開理直氣壯與言之鑿鑿，變成一個天真傻氣的高中男生。記得當我拿出論文初稿請他參閱時，他專注又不

好意思地看得入神，我開玩笑地告訴他「你的故事未來會被放在國家圖書館供後人瞻仰喔」，忽然間他收起了身為 X 高中學生的傲氣說「真是不好意思」。我繼續與他討論著我對他的詮釋，他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他從來沒有這麼恭敬地跟我說：「(關於對他心裡想法的詮釋)我不知道你是專家，你決定」在這所常被認為學生比老師強的學校，老師要得到這樣的稱讚是不容易的，但我不是真的那麼厲害，我只是「看見」他了，只是他在我面前變成了一個孩子。

第四節 下一次的研究：研究者的反思

研究初期應使用無結構式的訪談

訪談是質性研究收集資料最主要的方式，也是促進受訪者去思考、整理想法的重要工具。在研究初期(特別是第一次訪談)，研究者與受訪者進行訪談時，因為備有研究大綱也將重點放在成績低落與自我認同上面，雖然不容易偏離主題，但往往限制了受訪者的思緒，而且無形中引導著受訪者去回答「標準答案」或是增加防衛而無意識地去「包裝」答案。本研究總共進行三次正式訪談與兩次非正式訪談。其中正式訪談的最後兩次受訪者才開始主動提及某些議題，例如：愛情與社團，因為他原本以為這個研究的重點在學業成績與自我認同，這樣的態度限制了他在訪談中的表現，也使訪談順利得使研究者認為他真是一位「稱職的敘說者」。回首這一路來的每一步，就像是一個探索的歷程，我一步一步地想走入他的內心世界，一步一步地希望他卸下保護的面具，對於敘說研究來說，過多的結構有時可能會使研究落入某種既定的框框裡，而無法彰顯受訪者的主體性。如果能夠回歸他身為人、身為一個學生的立場去認識他的生活、他的過去與他的經驗世界，相信更能符合敘說研究的精神。除了受訪者受限於訪談結構而回答出「標準答案」以外，對研究者本身來說，也因為訪談大綱而主導了研究的方向，將過多的預設立場放入，不自覺地產生預期效應。若是我們去思考敘事本身的意義其實會發現，所謂的訪談結構或是預先羅列的問題，應該是根據受訪者的故事而定，也必定是在研究者與之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以後才決定的。

文獻是用來支持研究發現用的

不同於量化研究，質性研究不是一種驗證的過程，而是探索與發掘現象的工具。研究初期的文獻閱讀應是幫助研究者初步瞭解問題並開拓視野，但在本研究的初期至中期，研究者發現自己不斷希望在訪談中得到符合文獻的答案，例如：因為課業上的挫敗而有負向的自我概念，在反覆聆聽錄音檔的過程中，研究者不斷自我反思我問話的語氣聽起來像什麼？背後的態度為何？我期望得到什麼答案？為什麼會這樣？越到研究後期，發現受訪者主動揭露更多事情之後，我開始慌亂，一方面覺得這會不會有些偏離主題？另一方面覺得對受訪者來說這似乎才是他認為重要的事情。就這樣不斷與自己對話的過程中，才發現自己很難跳脫量化研究探討因果尋求驗證的思維，所幸在每次與指導教授討論之後，總會被提醒一件事「我們在乎的是受訪者如何詮釋自己的生命經驗」，無關乎對錯，研究者與文獻的關係也應該是一種對話，而不是奉為圭臬的聖經。

